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里的七篇人民公社游記，通过許多生动的事实，从人民公社的建立、抗旱斗争、各业生产、社員生活、四化发展等方面，分別介紹了七个各有特色的人民公社，反映了人民公社的发展必然性和无比优越性。

本書可以作为少年儿童开展“三面紅旗万万岁”活动的閱讀参考材料。

人 民 公 社 游 記

亦 楊 等著

朱 延 齡 裝幀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2042(高、初中) 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3 1/7 字數 47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數 200,001—350,000

統一书号：R10024·2456

定价：(1)0.17元

編 者 的 話

正当全国少年儿童热烈开展“三面紅旗万万岁”的活动的时候，我們編輯了这本“人民公社游記”，作为少年儿童学习人民公社的閱讀参考材料。

“人民公社游記”这本书，从許多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。你可以从書里看到：十年九旱一年涝的山区，怎样战胜了百年少有的大旱，获得了粮食大丰收；人民公社的漁民怎样大鬧技术革命，自制小火輪，为漁业机械化打开了道路，少年捕魚队又怎样帮助公社增加生产，把更多的鮮魚送到城市；公社化仅仅一年，苗族村寨里怎样建起了发电站，有了拖拉机、汽車、电影放映机。你可以从書里看到：公社化怎样进一步推动了农业机械化、水利化、化学化、电气化，建立起許多工厂，并建筑了高层楼房的农村居民点，为逐步建立农业城市創設了条件；幼儿园、敬老院、医院、小学、中学、集体食堂等更是象春雨后的竹笋一样，迅速的建立和成长起来，社員的生活也越来越丰裕、越幸福……这一切，都是与人民公社分不开，都是公社化带来的。

人民公社这么好，我們怎么能不从心里热爱人民公社呢！
有一首民歌說得好：

人民公社一枝花，

党是春风吹嫩芽，

根深叶茂果实大，

芬香飘进千万家。

現在，人民公社正象早晨八、九点鐘时候的太阳，以不可阻擋的势力往上猛升，發揮着热力和光輝。讓我們同声高呼：
人民公社万万岁！

目 录

編者的話

嶺岬山飞出了金鳳凰.....	亦 楊	1
沂蒙山区紅旗飄.....	王 苏	14
水上公社——白洋淀.....	王澍华	23
松花江畔.....	刘光輝	34
春到楊林.....	綏民 苏中	44
苗家寨上开紅花.....	邓国光	62
未来的农业城市.....	哈 华	73

嶧山飞出了金鳳凰

亦 楊

嶧山上出鳳凰

列車在京漢鐵路上飞奔南下，渡过了黃河，經過了鄭州、許昌，車廂里的空气漸漸地显得燥热起来了。窗外千里平川，都在冒着热气；大地象走馬灯似的，在眼前回旋。我看見多少人都光着胳膊，在裂着一道道口子的土地上戽水、澆地，搶救庄稼。今年河南是旱得比較严重的一个地区，到現在止，已經有两个月沒有下过雨了。那么，嶧山——我这次去訪問的地方，又是怎么度过旱灾的呢？很自然的，这便成了我最为想念的事了。

嶧山从去年起，变成了一个很有名望的地方。許多人都想去参观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我曾經去过一次。那时，全国各地已經有十多人去参观过了。嶧山人都很兴奋。有一个和我作伴一道步行到嶧山去的老大爷說：“瞧！你們都来了！嶧山可真是飞出了金鳳凰啦！……”

原来，去年四月，嶧山就成立了人民公社。它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人民公社之一。它一成立，就象初升的太阳那样，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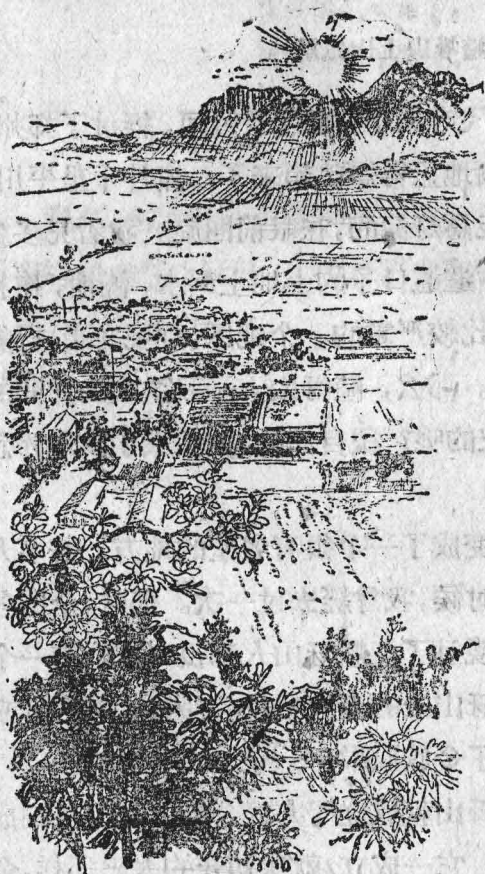
光閃閃，把大家的視線全吸引到这里来了。

嶺岬山麓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地区，是河南省遂平县最西头的一个山区。过去，这是一个有名的“十年九旱一年涝”的穷地方。人民是这样形容解放前的穷困生活的：“早晨湯，晌午糠，

晚上对碗看月亮！”

灾年荒月就更惨啦！1942年这里旱了三十多天，光餓死的就有几百人。这里的交通又极閉塞，反动政府只知道来这里抓丁、派粮，却不为人民办一点好事。那时，老百姓要用六十斤小麦或一百斤豆子，才能换到一斤盐；用十五斤的小麦换一盒火柴。这样的日子怎么不苦啊！

解放后，特别是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之



后，人們的日子才一天天好过起来。但是家底子薄，說好也无非不挨冻受餓罢了，离真正富裕幸福的日子还远呢！这里的地特別坏，黑河胶地算是好地，好年成，一亩地也只能打个七八十斤粮食。山区多半是紅胶土，下雨澇，天晴旱，水土变化极大。对于这里的土质，老百姓也有句話說：“雨用瓢舀晴用鋤，天旱用苗苗不动！”有些老人們还这样說：“嶺呀山呀，就是块絕地。要想过好日子，除非母牛下馬駒，烏鴉窩里出鳳凰！”

嶺呀山的人是坚强的。他們十分希望迅速改变自己家乡的面貌，十分坚决地走着合作化的道路。但是，他們的力量总是受到什么限制似的。比如說，1956年，楊店庄的先鋒一社和先鋒二社都想建筑一个水庫。合起来搞吧，庫区占一社的地大，灌溉又是二社得益多。一社感到划不来，二社也不愿占人家的便宜，于是就分开来搞了两个水庫。人力分散了，水庫沒有建成，洪水一来都給冲垮了。长久来，一村一社之間，各自都吃着人力少的苦头。

1957年冬季，党号召大家大搞水利运动。这时，各村社都自动地組織协作了。山区的人民，希望种点好粮食，苦于沒好地；平原的人希望种点牧草，却又缺乏山場。不光办水利，就在生产上，人們也是多么希望能够大协作呀！于是，人們一面搞水利协作，一面又在研究并大社的問題了。

去年4月18日，嶺呀山二十七個高級社，打着鑼鼓，提出

申請，要求批准并成大社。党立刻批准了群众的請求。大家兴高采烈，馬上就組織統一經營管理的机构，想了許多办法，办起了一个农林牧副漁各业齐全、工农兵学商合为一体的“大社”了。原先在水利大协作中办起的农忙食堂、托儿所更加健全了，普遍了，生产組織更加严密了……据說，毛主席听說这件事，十分高兴，說：好得很！就把这个“大社”称作“人民公社”吧！这就更加鼓舞了墮呀山人民前进的意志啦！

人民公社一成立，人們馬上就显出一股回天的力量，一口气就修了五十四座水庫（过去几年这里只修了三座水庫！），許多胶泥滩、荒草坡的面目都改变了。比如，有一个叫做周楼前的水洼地，以往只能种点粗粮，一亩地也只不过打个二三十斤粮食。成立公社之后，这里修了一个張郭庄水庫。公社專門派了一个生产营，在这里从事近千亩的水稻試种工作。去年，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正是水稻将熟的时候，只見金浪翻滚，无边无际。我記得，当时水稻营的指导員、十八岁的姑娘鍾青娥，还对我朗誦了人們所編的一首快板詩：

楊庄后，周楼前，过去是个放牛园，
公社人多心又齐，改成千亩米粮田。
周楼坡，稀泥窝，荒洼泥鰍虾蟆多，
如今粮食吃不完，人民幸福万万年！

這一年，嵒呀山從一個缺糧區變成一個余糧區了！難怪老鄉們這樣說了：嵒呀山真的飛出了金鳳凰啦！

我在遂平站下了車。這時，已經暮色蒼茫了。我的心早已飛向了那晚霞籠罩着的山區了。

旱天花更紅

我是深夜到達嵒呀山的，次日一早便去找黨委書記陳丙寅同志。但是公社辦公室靜悄悄的，只有幾個姑娘在說話。

“注意，注意，今天的最高氣溫是三十九度三……”話音剛落，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從廣播室走出來，她說她是氣象員，陳書記一早便下生產隊了，指定她作我訪問的嚮導。

我們一踏上去仙龍潭水庫的路，就渾身淌汗，一路上只見草木枯萎、枝葉枯干。當我們經過一片灰白的、裂了縫的玉米地時，我不禁驚嘆起來：“啊，這地旱壞啦！”氣象員笑着說：“玉米和芝麻都已成熟啦，現在的水都用到水稻、大豆和棉花地裏去了。”我的眼睛頓然亮了，可不是么，包谷穗一個個有多飽滿；芝麻雖然落了葉子，却也是結實累累。

不久，我們便來到了周樓前，真是一片望不到邊的好莊稼。早稻長穗低垂，一片金黃；晚稻嫩綠，正在灌漿；齊腰高的大豆，枝葉茂，一片墨綠，已經開始結莢。田溝里汨汨地流

着一股水，顿时，我感到空气也润湿起来了。

向仙龙潭水库望去，只见一片红旗招展，远远就听到人声鼎沸，夹杂着轱辘的吱呀声和流水声。我去年曾来此地访问过水稻营，原先这是一处水平如镜的人造湖，如今却亮了底啦！低洼处只剩下几道深深的水沟。从库底到堤岸，一级一级地站了十层人，正运用“连环井”的办法往上戽水。

突然，一名女将从人丛中闪了出来，站在高处举手一扬，喊道：“最后十分钟，看谁最英雄！”人们的劲儿更足，动作更猛，水流也更急起来了。

我觉得这个人怪面熟，气象员说：“这是妇女队长曹玉娥。”哦，就是她，就是去年创造小麦亩产三千七百斤的闯将！

曹玉娥身上湿透了，她一掠脸上



的黑发，对我說：“我們日夜都在这里，两个鐘头換一班，人歇工具不歇，水流不斷。8月1日下了点雨，沒下透，領導上讓大家休息一下，可是，社員們連赶也赶不跑。我們在这里已待了三十八个日日夜夜了。瞧，我們的稻子！我們从早稻灌漿就开始屛水抗旱了，如今已得到了丰收！”

說到丰收，曹玉娥更來勁了。她說：“我們今年是過五關斬六將呀，除了治好小麥的黃銹病，我們還斗倒了風、雪、虫、旱四次災害：四月里稻子剛栽下地，便下了雹子，那陣子我正在田里，雞蛋大的雹子把我打昏了，我醒過來一看，水上浮着一層斷苗，都想哭啦！哭頂什么事！我氣還未喘過來，就和大家一道補苗；剛剛補上苗，又刮了大風，我們又把貼在地面的稻秧一株株地扶起，經過追肥，苗秧轉綠、發葉；六月初孕穗揚花啦，卻又起了旱象，俗話說‘虫隨旱到’，果然，不久便發現了稻苞虫，沒几天功夫，吃得稻子白花花的象長了癩，我們又苦戰了廿个晝夜，才把稻苞虫除盡；接着便是屛水抗旱……旱也沒什么，我們不是已經戰勝了它么？”

是的，我們已經勝利了，天災可以戰勝，一切保守派，听天由命派也注定要認輸的！

当我參觀土山早稻丰收的時候，共青團支部書記趙尊發告訴我一個有趣的故事——

“我們村有個叫黃振坤的老漢，七十多了。年初討論生產

計劃時，他就嫌水稻種植面積太大，說嵯岬山從來也沒有種過稻子；又說畝產千斤的指標是瞎鬧。拗了半天，只伸出兩個手指說，多不過二百！

“天旱啦，他又說話了：‘水稻水稻，沒水哪能長稻？’我們堅決抗旱，他在一邊冷冷地說：‘老天爺要你喝稀的，你就甯想吃干飯！’”

“這下稻子熟啦，我們故意先揀他門口的一塊田開鐮收割。他老人家拄着一根手杖悄悄地蹲在地頭上看熱鬧。我們打完場後特地請他來過稱。只過了五分地，就是一千一百斤，我問道：‘大爺，夠不夠二百斤？’他連笑帶喘地說：‘多，多’，我說：‘要不抗旱，能多麼？’他裝着生氣地說：‘這能比么？要不解放，要不合作化、公社化，這旱天，你們這些鬼子還不早就逃荒了！’這一說，連他自己也樂呵呵地笑起來了。”



土山——嵯峨山人民的驕傲

这天，我又去訪問了土山。

凡是到嵯峨山來參觀的人，是一定要到土山去看看的。土山是嵯峨山人民的驕傲。打開了嵯峨山人民公社“遠景規劃”的彩色畫卷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這個位於嵯峨山區中心地帶的土山，是用最鮮明的紅色來表示的，它是這個公社的工業區。

我順着新開的公路來到了土山。乍一看，這是層山和莊稼所包圍着的小墟場。但是，當我踏進潔白、敞亮的街道時，我的心便再也不能平靜了。我所感到興奮的，不止是表面上所能看到的新安上的電燈和刷新了的街道，而是一個新生命的搏動——有節奏的機械聲。我很难分辨這到底是些什麼樣的聲響！是鍋駝機？是紡車、縫紉機、還是碾米機？啊，是這一切的歡樂的交響。

公社工業部的辦公室就設在這裡。在會議室里，我找到了公社黨委書記陳丙寅同志，並認識了工業部的羅部長。陳丙寅同志指着一堆土報紙和一大疊飯碗說：“呸，這就是我們工廠的新產品！”原來，公社辦的造紙廠和陶瓷廠最近都投入生產了。這是第一批產品。我不能不感到興奮，記得，在去年的時候，陳書記就曾經這樣介紹過：“我們有許多秸稈和草料，可以用來造紙……”現在，紙造出來了！

罗部长对我說：“現在，公社已經有机械、木工、造紙、陶瓷等二十四個工厂投入生产了。这些都是一年来，白手起家办起来的。我們培养了几百位工人，也出了几位‘土专家’。”說到这里，罗部长便指着他身边的一位青年同志說：“这是机械厂的支部書記晋西垒同志，他就是我們的专家。你別小看他們的机械厂象个破庙，他們还能制造机器呢。他們做了土車床，还做了两部半自动化的造紙机。”

机械厂的表面果然并不堂皇。整个厂子分成鉄工、木工两个車間。一个用几間小鋪連通起来的大工棚，便是鉄工車間。六七部风箱爐的爐火燒得正旺，工人們正在打制各种抽水工具的配件，有打拐手的，有鑄轉輪的；在两部土車床上，几个青年工人正在車配抽水机的零件。木工車間是一个大院改建成的，中間搭起了竹棚，工人們正在制造各式水車的木器配件，有的在刨，有的在鋸，有的在車銼龙骨車上的大轉輪。几十部即将配制成功的各式水車、抽水机，摆滿了院子周圍。

陈丙寅同志指着这些水車說：“我們的工业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，現在抗旱，需要提水工具。机械厂就修配提水工具。自从抗旱以来，我們这里已經修配了一千多件工具了！”晋西垒同志坐在一部抽水机上，表演了一下他們新制成的水車。这是一架有着座位的“脚踏抽水机”。人們可以在遮阳伞下面舒服地坐着劳动，在座位前还有摆茶水用的桌子。看到这情景，

我不難想到工人的用心了：他們千方百計地在辛勤創造，不只是为了農業生產，也在為減輕農民的勞動。

傍晚，我們來到了雙溝水庫旁邊的造紙廠。兩架高大的造紙機，就要裝在水庫堤岸的下首。這是用木頭和鐵結合起來的造紙機。十幾個青年工人在機器上操作。他們多半是從學校出來的小學畢業生，臉上的稚氣都還沒有消失，但卻帶着工人的莊重了。機器的轟响使他們激動了，在夕陽的照射下，他們紅紅的臉上，不住地掉着汗珠。

這是一個一邊開工，一邊生產的工廠。廠房除了頂棚以外，四面的牆壁和附屬建築都還在施工當中。在一堵新砌的牆邊，我看見一位年將花甲的老漢，我問道：“大爺這麼大年紀，還能搞泥水工么？”他抬頭瞧了我一眼，很有些委屈似地說：“你嫌我老么？是的，五十多啦！不過，我還想再當十年的工業戰士！”陳書記在一邊听了呵呵笑了起來，他說：“張老爹不服輸呀！去年大辦鋼鐵時，還鬧了兩面紅旗呢！”張老漢也笑了，捋一捋花白的短髮，搖搖頭說：“沒啥，沒啥！”

當一名工業戰士！這是多么令人激動的想望呀！

天色漸晚了，我不能再到水力發電站、喀呀山鐵礦場和陶瓷廠去了。我不能不帶點遺憾的心情，但是，當我看見在黃昏之中突然明亮起來的土山村時，這種心情又突然消失了，我一边走着，一邊頻頻回首翹望。

紅色的土山啊，你是值得驕傲的！

朝陽越升越高

今天，我將離開了喳呀山人民公社。

清晨起來，天上籠罩着一層烏雲，敢情是快下雨了！我高興極了，問氣象員說：“你瞧，天快下雨了！”氣象員搖搖頭說：“這雨怕靠不住！橫豎我們不靠天！”接着她又笑着說：“你不是要去看下宋水庫么，待會兒我就領你從那邊去，順便送送你！”

我帶着行李推着自行車，跟着氣象員來到了下宋水庫。啊！我真認不出來了，這原來不是一個大山坳么？如今已變成一個寧靜、幽雅的人造湖了。碧藍的水面，映照着巍峨的喳呀山的倒影。周圍長滿了青草，兩道清流汨汨地注入渠道，流向長韓和下宋。這個水庫是去年公社化之後修建的，能夠蓄水八百萬方，到現在它都還能自流灌溉三千多畝的稻田。

迎着晨風，水面微微泛起漣漪。偶而有撲通撲通的響聲，這是魚兒的跳躍。氣象員說：“這裡的魚，大的都有五六斤重

